

寶應縣志卷之十一 人物

臧洪 陳容附漢書本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

註云射陽故城在楚州安宜縣東

父旻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奸賊許昭起兵刺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眾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楊太守陳貨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

寶應縣志

卷之十一

一

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郎丘長中平末棄官

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

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

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

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

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

兄遜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

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畧智數不比

矣邈即引洪與譚大異之乃使詣兗州

豫州刺史孔伉遂皆相善邈旣先有謀約會超至  
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旣而更  
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  
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  
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兗  
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伉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  
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  
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  
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

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  
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  
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  
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  
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  
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  
巾羣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軍葦尙衆和欲與  
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  
理戎警但坐列巫史崇禱羣神又恐賊乘凍而過

帝多作陷冰丸以投於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滅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上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

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隔濶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况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酌亦冀遙村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

望帳嗟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涕流之覆  
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  
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其尊王室  
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尼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  
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  
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  
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  
者克已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  
景明登壇嘔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却主人得

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  
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  
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  
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  
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  
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  
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  
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  
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

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  
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  
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  
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  
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  
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  
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  
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  
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

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  
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  
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  
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  
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  
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  
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  
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  
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田吏人

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啟內厨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曠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

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大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

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  
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十日戮二  
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  
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情壯矣想其行跣且號  
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  
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尙者蓋惟  
利勢所在而已况偏城旣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  
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可謂  
寶應縣志

卷之十一

七

懷哭秦之節存荆荆未聞也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詔燮令圖再全金方蓋  
勲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陳琳

三國志本傳

陳琳字孔璋廣陵射陽人也初曹丕爲五官將及  
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陳留  
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  
及琳並見友善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  
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

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疆者爲雄所謂倒持于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爲紹檄酷詆曹操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寶應縣志

卷之十一

八

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操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操掣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



王敬則 南史本傳

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爲女  
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  
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腋  
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性倜儻不羈好  
刀劍嘗與旣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  
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亦得司徒  
公矣屠狗商販徧於三吳使於高麗與其國女子  
私通因不肯還被收錄然後反善拍張補刀戟左  
寶應縣志

卷之十一

九

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  
無不中仍撫髀拍張甚爲儼捷補俠轂隊主領細  
鎧左右與壽寂之殺前廢帝及明帝卽位以爲直  
閣將軍封重安縣子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  
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  
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  
都自效後補旣陽令昔日鬪吏亡叛勒令出遇之  
甚厚曰我已得旣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耶初至  
旣陽縣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

進乃命弟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咒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與人縣收此棺葬之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爲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旣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啟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卽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元徽三年隨齊高帝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

迎戰大破賊水軍事寧帶南太山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成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匍道路爲高帝聽察高帝令敬則於殿內伺機及楊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謁高帝乃戎服入宮至永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窰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高帝乘馬在外竊謂親人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門開敬則隨帝入殿具

明元年遷輔國將軍領臨淮太守知殿內宿衛兵  
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軍將軍高帝入守朝堂  
袁粲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等於宮  
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內竊  
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事無大小帝並以委之敬  
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善決斷齊臺建爲中領軍  
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土不  
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順帝又逃宮內敬則將  
輿入迎帝啟譬令出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卽上收

孫請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荅曰出居別宮爾官  
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  
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宮內盡哭聲徹於外  
順帝相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齊  
建元元年出爲都督南兖州刺史封尋陽郡公加  
敬則妻陳氏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魏軍攻淮泗  
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  
不獲爲都官尙書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  
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

拾遺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枿歎曰吳興昔無此枿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遷護軍以家爲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國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高帝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會稽太守加都督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人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

力有餘悉評歛爲錢送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酷暴殺婢媵翼之子法朗告之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爲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啟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

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微倖得細鎧左右逮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王敬則復何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爲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曜曰鹵中以爲甘棠武帝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上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

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制決皆不失理明帝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爲會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明帝卽位爲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引羽儀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旣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

飲食體幹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  
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晉陵敬則諸子在都憂  
怖無計上知之問計於梁武帝武帝曰敬則豎夫  
易爲感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使人如斯而已  
士納之吳人張思祖敬則謀主也爲府司馬頻銜  
使上僞傾意待之以爲游擊將軍遣敬則世子仲  
雄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  
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儂  
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子不淨

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  
殆以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  
則內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有誰祇  
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甌金甌  
謂鳩酒也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員將軍徐  
嶽以情告徐州行事謝眺爲計若同者當往報敬  
則眺執嶽馳啟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  
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  
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啟賜兒死

單舟星夜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應有信且恐  
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樗蒲賭錢謂衆曰卿諸人  
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荅防閤丁興懷曰官祇應  
作爾敬則不聲明旦召山陰令王詢臺侍御史鍾  
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  
見有幾錢物詢祖願對並乖旨敬則怒將出斬之  
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  
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招集配衣二三  
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爲尙書令長史王

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  
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及率實甲  
萬人過浙江謂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  
何用作此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  
盛直閣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  
長岡尙書左僕射沈文秀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  
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逐之  
十餘萬衆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興盛  
山陽二砦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冬

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大叫索馬再上不得上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赴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鹵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檀道濟避魏事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在武庫至梁天監元年其故吏夏侯亶表請收葬許之